

第十五章

翁伯平生血三斗，海風被面吹不涼；仰天一笑擲匕首，怨氣千秋橫白虹。（連橫跋：庚寅，俠士郭懷一謀逐荷人，事覺，被戮。）——林景仁¹〈詠史〉



錦衣衛全稱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，為明代直屬皇帝的特務機構，圖為其腰牌。維基百科提供。

萬大明像做了一場很長、很長的夢，當他醒過來，只見王師爺站在案桌對面，詭異地望著自己。他想站起來，但筷子粗細的麻繩，把他牢牢地綁在羅漢椅上。一轉頭，發現他四哥委頓地仰在椅子上，雙眼緊閉、呼吸深沉，顯然遭人點了昏穴。他明白了，眼光迅速回到王師爺臉上，淺笑一聲說：

「沒想到連我四哥也看走了眼，閣下大概不是什麼王師爺吧？」

「一個人不能有兩種身份嗎？」王師爺眯著細長的鳳眼，操著北方官話：「是萬四提議用天竺攝魂散的，要怪就怪你四哥吧！」

萬大明終於明白了！當他四哥提議使用天竺攝魂散、證明他沒有秘圖時，閩浙總督的親信就決定將計就計，趁他喝下天竺攝魂散不省人事，將他制住，再用他作誘餌，引誘郭懷一等入彀。唯恐他四哥不依，就出其不意地把他點昏。

點穴這門武學，將人點死、點傷容易，點昏、點啞就難得多，王師爺的武功顯然非同小可。萬智武藝平平，出其不意把他制住不是難事，但江湖上精於點穴的高手並不多，這戴瓜皮小帽的青衣中年書生操北方口音，他到底是誰？一些傳言中的江湖人物在萬大明的腦海中閃過，似乎無人可以和他接榫。

萬大明又想，他服下天竺攝魂散之前，曾說：「我們的人就埋伏在附近的漁

¹ 林景仁，字健人，台北板橋人。生於清末，割讓後移居廈門。其詠史詩三十首，附有連橫跋語。

船上，如果半個時辰不見我回去，就會殺上船來。我們還有一艘船擋在台江口上，防備你們強押我回去。」王師爺似乎無所顧忌，他憑的是什麼？

莫非船上另有眾多高手？還是王師爺武藝高強，不把病尉遲和郭懷一等人放在眼裡？他明知問不出真話，卻故作瀟灑地問：「閣下預備怎麼處置我們兄弟？」

王師爺不做任何回答，只神秘地笑笑，轉頭離開小客堂，他的腳步聲由近而遠，逐漸混入潮水拍打船隻的聲響，分不清他往哪個方向去了。
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萬大明盼望著郭懷一和病尉遲早點出現，但又擔心他們誤入陷阱，正在焦躁不安，忽然聽到郭懷一聲若洪鐘的呼喚聲。船上隱藏著王師爺等高手，沒經過打鬥就讓郭懷一和病尉遲闖了進來，這不是陰謀是什麼！他本想出聲叫郭、周兩人趕緊離開，但他深知這兩人義氣為重，不可能棄他而去，與其讓他們盲目涉險，不如及早提醒他們，想到這裡，他不再猶豫，高聲喊道：

「大哥！我在船樓上，我和四哥都著了道了。這是個陷阱，你們小心！」

緊接著，響起噹噹噹的登樓聲，郭懷一和病尉遲手持兵刃，出現在小客堂門口。兩人無暇詢問情由，萬大明也沒時間說出來龍去脈，郭懷一急欲救人，病尉遲把他拉住：

「這船很邪門，小心！」

萬大明也趕緊出言制止：「大哥，這是個陷阱！」

江湖上經常利用人們急欲救人的心理設下陷阱，郭懷一江湖閱歷豐富，哪會看不出兇險，他回過頭對病尉遲說：「周兄就在門口幫我壓陣吧！」

郭懷一棗紅色的臉膛顯得有些凝重，他穩步走到萬大明身旁，仔細查看網綁萬大明的繩索，又俯身查看椅子底下，看看是不是牽連著掣動機關的消息。他確定沒問題了，才抽出匕首，將網綁萬大明的繩索割斷。

萬大明一脫困，就迫不及待地要為他四哥解開穴道，無奈手腳被綁得發麻，已無法準確地拿捏解穴的力道。郭懷一練的是外家硬功，點穴非他所長，病尉遲知道萬大明絕對不肯捨他四哥而去，只好硬著頭皮走進客堂。

就在病尉遲正在察看萬四是被什麼穴道時，突然嘩啦一聲，小客堂的地板整個坍塌下去！剎那之間，現出一個直通艙底的豎井，隨即從艙底下傳出北方口音的官話：「把網收緊！」又聽到郭懷一的大罵聲，緊接著又傳出那操北方官話的人驚詫地說：「病尉遲呢！」

「哈哈！」從高處傳來病尉遲的話聲：「病尉遲在這裡！」當地板陡然塌落時，他反應迅速，不假思索地用吳鉤劍鉤住窗櫺，沒跟著跌下去。艙底下的人才仰頭往上看，病尉遲已一掌劈開窗櫺，飛身躡出屋外。

接著響起一陣急促的步履聲，從船艙裡湧出二十幾個人，為首的正是那位萬四口中的刑名師爺王師爺。

「哈哈！」病尉遲站在船樓的樓頂上，高聲對那位中年書生說：「閣下怎麼稱呼？」

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」中年書生沒作正面回答：「鄭芝龍的四大護院已有三人歸順朝廷，我勸你不要死心眼了。」

病尉遲不再多說，他像隻鷓鴣般，幾個起落，已攀上主桅，揮刀砍向懸掛風帆的纜繩。這艘船已經起錨，但風帆仍摺疊著，斜掛在近甲板處，只要拉動纜繩，就可升起風帆起航。病尉遲的動作太快，船上的人還來不及挽弓搭箭，斜掛的風帆已砰地一聲跌落甲板，這艘船一時半刻將無法出航了。

船上的人正錯愕不已，病尉遲已從桅桿上跳下來，他仗劍對那位被稱為王師爺的中年書生說：「你們的船走不了了，我們好好談談吧！」

病尉遲其實有些心虛，對方能將萬大明制住，即使使的陰謀手段，也不是泛泛之輩。如果船上還有草上飛林步雲等人，那就更不是他能對付得了的，但事已至此，只好挺身一搏。他手持吳鉤劍，直指著王師爺，緩緩逼近。

那中年書生打個哈哈，攤攤手，表示自己沒帶兵刃，他詭異地笑笑，以狀似輕鬆但帶有威脅的口吻說：

「郭懷一和萬九已落在我們手中，只要我一個暗號，他們將死於非命，你是要他們死，還是要他們活，周兄，你決定吧！」

中年書生的話使得病尉遲有所顧忌，他江湖閱歷豐富，知道這時只能智取、不能力敵，唯有拖到沈守義和萬五出現，才有救出郭懷一和萬大明的機會。他把吳鉤劍插回腰際，很認真地說：

「江湖上道義為先，我當然希望他們活了。」

「那就好辦，」中年書生一揚眉：「那麼你就歸順朝廷吧。」

「唉！」病尉遲故作傷感地嘆口氣：「除了我病尉遲，大家都歸順了韃子，唉！我那老弟兄草上飛林步雲可在船上？」他想藉此套出船上還有哪些高手。

「你大概是怕他也在船上吧？」中年書生笑笑：「不瞞你說，為免萬四起疑，這船上除了在下，沒有什麼高手。」

「為免萬四起疑？」這話在病尉遲心中盤旋著：萬大明說，他和萬四都著了道了，顯然著了中年書生的詭計，這樣看來，萬四和這中年書生並非沆瀣一氣……中年書生已看出他的疑惑，做聲說：

「等你歸順了，萬四自然會告訴你。」

如果中年書生的話不假，只要拖到萬五和沈守義出現，救出郭懷一和萬大明的勝算就更大了。他判斷對方還不知道沈守義和萬五已經來到台灣，於是故意以得意的口吻說：

「如果閣下說的是實話，鹿死誰手就難說了，你可能還不知道，萬五和鐵燕子沈守義已到了赤崁，就在附近的一艘船上，閣下能對付得了我們三個嗎？」

中年書生先是一怔，隨即恢復平靜，乾笑一聲道：

「我不會中你的緩兵計的。按照我們的計劃，如果不能把萬大明押回去，就會把他交給荷蘭人。我有制軍大人（指浙閩總督陳錦）的書信，只要坐實你們和鄭逆（指鄭成功）勾結，荷蘭人自然會處置你們。」

中年書生說著，從腰際解下一條用生絲和鋼絲絞成的腰帶，扣環是個鉤爪，使用這種外門兵器的人不多，病尉遲再次在腦海中搜尋，仍然想不出對方的名號。

「你想從飛龍爪猜出我是誰嗎？」中年書生笑笑：「人可以有幾種身份，也

可以使用幾種兵器，你也不至於只能使用吳鉤劍吧！」

中年書生說著，向船員們打個暗號，冷不防地一抖飛龍爪，朝病尉遲的頸際抓去。病尉遲何等身手，身子一偏，不退反進，吳鉤劍直取中年書生的手腕。那中年書生說聲「來得好！」手腕一沉，飛龍爪如靈蛇般往上飛，直取病尉遲臉面。病尉遲冷笑一聲，一面躲開對方的攻勢，一面側著身子進擊，招招取向對方要害。兩人的武學在伯仲之間，病尉遲的輕功高於對方，中年書生的內力略勝一籌，兩人打得難分難解，一時分不出勝負。

就在中年書生發動攻勢之際，船員們搖櫓的搖櫓，划槳的划槳，船頭朝著荷蘭人設置的檢察哨靠近。病尉遲大為著急，他明白，只要讓荷蘭人看到船上有人打鬥，前來查看究竟，對方的詭計就得逞了，到時非但自己和萬大明遭殃，郭懷一恐怕也難逃通敵的罪名。荷蘭人對郭懷一早有戒心，剛好可以藉機把他除掉。

船離檢查哨愈來愈近，病尉遲愈來愈心慌，高手對敵最忌分心，中年書生卻愈加振奮，病尉遲掛念著大家的安危，漸漸露出破綻。忽然對方大喊一聲「著！」病尉遲的頸部已滲出血跡，他跟跄地後退幾大步，心想既然已無可挽回，乾脆來個同歸於盡，他暴喝一聲，拔空而起，朝著對方疾捲過去。

□ □

「想拼命嗎？」中年書生冷哼一聲，飛龍爪襲向病尉遲下盤，他在空中不易閃避，嘶地一聲，小腿已被抓傷。他的拼命打法，逼得對方連連後退。當病尉遲像個瘋虎般，兜著圈子伺機再次發動攻勢時，忽然傳來郭懷一洪鐘般的聲音：

「住手！」

兩個人同時收住式子，都愣住了，隨聲望去，只見船艙裡走出四個人：郭懷一、萬大明、萬四和一位長隨打扮的後生。萬四走路一瘸一瘸的，顯然是跌落陷阱時摔傷的。變生肘腋，中年書生先是愕然，隨即強自鎮靜，目光掠過郭懷一等人，落在那位後生臉上，冷笑一聲道：

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小和子！想不到是你——」

那被稱為「小和子」的後生在總督衙門跟隨中年書生學習刑名律令，是他的學生，也是他的親信。他籍隸浙江鄞縣，和沈光文是小同鄉，姓蕭，名師和，出身書香人家，鼎革之際，隨同沈光文抗清，沈光文派他潛入浙閩總督衙門，訓令他非到生死關頭，平時不能、也不許有任何作為。

蕭師和恭敬地向中年書生跪下，低著頭說：「回師爺，小的不該瞞您，小的原是沈太僕（沈光文）派到總督衙門的人，現歸國姓爺節制，小的不能坐視不救。」

「好個不能坐視不救！人說南人多詐，果然不假！」中年書生將目光從後生身上移開，望著郭懷一，跡近哭笑地說：「我認栽了，你們打算怎樣？」

郭懷一還沒答話，病尉遲搶先一步說：「叫你們的人把船划回原地！」說著又低聲對郭懷一等人說明原因。

中年書生打個手勢，水手們停止搖櫓、划槳，他放大音量對病尉遲說：「我要是拼了這條命，把船划到紅毛鬼子看得到的距離，你們大概也討不到便宜。」

「你沒那麼多時間，」病尉遲指指郭懷一和萬大明：「我們三個人聯手，你撐不到那個時候。」

中年書生眉頭一揚：「我不信你們能一下子把我制住。」

病尉遲哈哈大笑：「咱們剛動過手，你知道我的斤兩，只要我把你纏住，他們兩個對付水手，你這艘船要怎麼動？」

中年書生被說中痛處，他哭笑著打個手勢，船頭已劃著弧形，轉了個方向，朝著原先停泊的地方划去，轉眼之間，就回到原先停泊的處所。

中年書生把飛龍爪繫回腰上，氣定神閒地對郭懷一說：「船已回到原處，你們要怎樣，儘管說吧！不過希望你們不要難為那些水手，他們都是水軍，都不是江湖人。」

郭懷一擺擺手，義正辭嚴地說：「朋友，我們不能以多欺少，聽您學生說，您為人正派，我們不能難為你，等我們的船過來，就讓我們離開吧！」

中年書生大感意外，郭懷一高大的身材，棗紅色的臉膛，凜然的氣度，讓他不期然地想起義薄雲天的關老爺，他不自覺地退後一大步。郭懷一又說：

「萬五爺和鐵燕子的一艘船，橫在台江口上，阻止你們把大明押回去。我會通知萬五爺和鐵燕子，事情都過去了，叫他們不能為難你們。」

這一席話，讓中年書生更加意外，他趨前對郭懷一說：「要不是小和子，你們會很慘，您難道不記恨於我？」

郭懷一長嘆一聲：「我恨的是大好江山拱手讓人，個人小事就不必記在心裡了！」

郭懷一的話如一記重錘，擊中中年書生的心靈深處，他已年逾不惑，但臉上仍透露出悸動的表情。聽了郭懷一的話，一直沉默不語的萬四，突然走到萬大明面前，忍痛雙膝跪下，說出隱忍已久的話：「為兄對不起你！」一時淚下如雨，萬大明趕緊把他扶起，兩個人哭成一團。

這時病尉遲已自行在傷口上擦上刀創藥，整整衣襟，笑著對中年書生說：「不打不相識，能把我病尉遲打傷的絕非泛泛之輩，朋友，能說出你的名號嗎？」

「說出來你們也沒聽過！」中年書生說得很認真：「你們義氣相向，我不說實話就顯得小氣。我原本供職錦衣衛，我們是世襲軍官，不是江湖人，入清以後投靠九王爺（多爾袞），奉派到浙閩總督衙門，擔任刑名師爺，除了制軍（指總督）大人，大概沒人知道我會武藝吧。」

郭懷一等知道王師爺沒說假話，看來他是多爾袞派駐浙閩總督衙門的眼線。明朝的錦衣衛是皇帝的特務機構，分成南、北兩個鎮撫司，明朝初年由各地衛所精選的軍官組成，他們的武功世代相傳，自外於江湖門派，一向神秘莫測。入清以後，錦衣衛大內高手大多降清，王師爺具有這等身手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萬四收住淚水，又癱著腿要向郭懷一和病尉遲請罪，郭懷一把他拉住，問他要不要留下，他哽咽著說：

「我全家老小都在那邊，只好辜負你們的義氣了。」說著，又拉著萬大明的手說：「九弟，四哥不在，你要好好照顧自己啊！」

萬大明握住萬四的手，心中激動不已，他深知，此次別過，可能永遠見不到四哥，即使有機會相見，恐怕也是在戰場上了。

郭懷一走過來，拍拍萬四的肩膀：「四爺，你就寬心地回去，沒人會責怪你的。」

這時陳石頭的漁船已靠近大船，眾人正要握別的時候，王師爺攔住萬大明，低聲說：「聽說萬九俠文武雙全，小弟想見識一下，再說，小弟如果不是鍛羽而歸，回去無法向制軍大人（指總督）交代，不知萬兄能不能成全？」

萬大明心中五味雜陳，哪有心緒和人動手！但王師爺的第二個理由並非矯情，的確，如果不是當著那些水手的面被人打敗，回去怎麼交代？他知道無法推辭，哭笑不得地問：「不知王兄想比拳腳還是刀劍？」

「當然是刀劍！咱們是性命相搏。」接著壓低聲音：「要裝也得裝得像一點。」王師爺說著，解下繫在腰上的飛龍爪，說聲「九爺小心了！」飛龍爪幻成圈圈鞭影，兜頭朝萬大明奔去。萬大明側身一讓，藉著身子一旋的功夫，拔出背上長劍，他手招劍訣，在飛龍爪威力達不到的距離，身形一起一伏，繞著王師爺旋轉。王師爺知道遇到了勁敵，不敢率先出手，萬大明也看出王師爺內外雙修，絕非易與之輩。突然劍虹一吐，萬大明隨即踏回原處，王師爺卻向後退了一大步，才拿住樁。

「好身手！」王師爺舞動飛龍爪朝他進逼，萬大明一味繞著對方閃避，兩人走的都是北派路數，北派武術不大藉助呼喝聲增加威勢，但凝聚的張力讓人更加喘不過氣來。約莫過了半盞茶功夫，兩人忽地交錯，又飛速分開，王師爺慘笑著說聲「萬九俠果然名不虛傳！」右手撫著肩部，像是忍受著極大的痛苦，鮮血從他的手指間流出，他受傷了，而且傷得不輕。

萬大明大吃一驚，只有他心裡明白，這一劍頂多只能劃破對方的衣服，對方故意以身就劍，才會傷得那麼厲害。他想問明對方為什麼如此，對方以眼色示意他什麼都不必說。萬大明說聲「承讓」，強自壓抑著激動，連向他四哥道別的勇氣都沒有了，率先就要離開，王師爺卻把他叫住，用極其微弱的聲音說：

「有件事得告訴你，根據我們的計劃，如果不能把你押回去，我們在赤崁的人就會把你來台灣的目的告訴荷蘭人。萬兄，對不住了。」

萬大明先是一怔，繼而面無表情的點點頭，他如釋重負地轉過身去，連和萬四道別的勇氣都沒有了，就和郭懷一、病尉遲以及那個後生蕭師和沿著船舷的繩梯攀上陳石頭的漁船。櫓聲欸乃，漁船愈行愈遠，但他始終未曾回頭看看剛離開的那艘大船。